



万叶散文丛刊



万叶散文丛刊

第三辑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九月

封面设计：曹辛之

插图：徐启雄

篆刻：马光兆

■

万叶散文丛刊（第三辑）

万叶散文丛刊编辑委员会编

☆

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

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 6.25 字数 180 千字

1986年9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—5,000

书号：10132·039 定价：1.50

霞……………冰 心 (4)

起跑线上……………逯 斐 (6)

这里静悄悄……………陈继光 (11)

说说团泊洼……………凤 子 (14)

离不开彻底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……………舒 芜 (22)

清醒的乐观主义……………阿 丛 (24)

盗魂灵……………蓝 翎 (26)

“一家女儿做新娘”以后……………杜妹芬 (29)

• 作家书简 •

巴金致杨苡 (三件)…………… (31)

巴金致夏景凡 (二件)…………… (34)

何其芳致夏景凡 (三件)…………… (35)

几 句 说 明……………夏景凡 (37)

巴金致黄裳 (一件)…………… (38)

柯灵致黄裳 (一件)…………… (38)

钱钟书致黄裳 (四件)…………… (39)

靳以致黄裳 (二件)…………… (40)

唐弢致黄裳 (一件)…………… (41)

吴晗致黄裳 (一件)…………… (42)

汪曾祺致黄裳 (二件)…………… (42)

附记……………黄 裳 (46)

徐志摩致卞之琳（三件）……………（49）

徐志摩遗札三件随记……………卞之琳（50）

戴望舒致陈敬容（一件）……………（54）

一封书简……………陈敬容（55）

丰子恺致黎丁（二件）……………（56）

庄瑞源致黎丁（一件）……………（58）

孟超致黎丁（一件）……………（58）

臧克家致黎丁（一件）……………（59）

李辉英致黎丁（一件）……………（59）

陈翔鹤致黎丁（一件）……………（60）

艾芜致黎丁（一件）……………（60）

巴金致黎丁（一件）……………（61）

单复致黎丁（一件）……………（61）

聂绀弩致黎丁（一件）……………（62）

毛一波致黎丁（一件）……………（62）

《废邮贴存》小记……………黎丁（63）

• 序跋之页 •

《鸿爪集》前言……………唐弢（64）

春明风土系吾家……………周汝昌（66）

外国友人祝贺春节……………艾芜（69）

灯和牡丹……………郭风（71）

母亲……………赵清阁（78）

迎灯……………王西彦（82）

姐姐……………忆明珠（89）

童年的橄榄……………朱碧森（92）

庐山怀旧……………廖仲安（96）

叶榭今昔·····	谢蔚明 (100)
草堂诗圣著千秋·····	李希凡 (103)
千秋遗爱在人间·····	刘征泰 (107)
“安宅”三日·····	冯亦代 (111)
秋夜情思·····	杜 宣 (118)
话说纽约·····	马国亮 (122)
日本人·····	晋 驼 (126)
貌离神合·····	马瑞芳 (130)
暮色苍茫·····	陈明仙 (134)
记郁达夫·····	臧云远 (141)
怀念爸爸沈西苓·····	沈欣生 (146)
景深师的一件小事·····	林钟美 (149)
关于东郭·····	十 堂 (151)
题周作人佚稿·····	知非子 (155)
书叶小集·····	姜德明 (157)
读书·登山·音乐·····	林焕平 (162)
小毛驴吟叹调·····	邓云乡 (165)
· 美籍华人女作家之页 ·	
亲情·旧情·友情·····	於梨华 (169)
人与鱼·····	李 蓝 (173)
火洲的婚礼·····	李 黎 (179)
“国”格与“人”格·····	聂华苓 (186)
快马送信·····〔美国〕马克·吐温	申奥译 (192)
战争前夕的星期日·····〔美国〕阿·克·布奇克	王意强译 (194)
怎样避免愚昧的见解·····〔英国〕伯特兰·罗素	王意强译 (197)
编后小记·····	(145)

霞

冰 心

四十年代初期，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闲居的时候，曾看到英文《读者文摘》上，有个很使我惊心的句子，是：

May there be enough clouds in your life
to make a beautiful sunset.

我在一篇短文里曾把它译成：“愿你的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，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。”

其实，这个 sunset 应当译成“落照”或“落霞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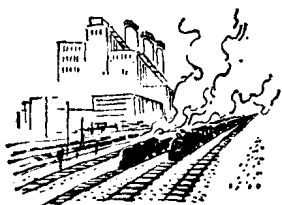
霞，是我的老朋友了！我童年在海边、在山上，她是最熟悉最美丽的小伙伴。她每早每晚都在光明中和我说“早上好”或“明天见”。但我直到几十年以后，才体会到云彩更多，霞光才愈美丽。从云翳中外露的霞光，才是璀灿多彩的。

生命中不是只有快乐，也不是只有痛苦。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，互相衬托的。

快乐是一抹微云，痛苦是压城的乌云，这不同的云彩，在你生命的天边重叠着，在“夕阳无限好”的时候，就给你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。

一个生命会到了“只是近黄昏”的时节，落霞也许会使人留恋，惆怅。但人类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。地球不停地绕着太阳自转。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我窗前的晚霞，正向美国东岸的魁冰湖上走去……

1985年4月26日清晨



起跑线上

——记青年改革积极分子蔡浙民

逯斐

小蔡到华生五金交电商店去当主任时，有多少双眼睛瞪着这个黑后代。日历早已翻过去了，而“血统论”的幽灵，还在社会上游荡，何况他曾扛过十六个春天的肩膀，挑着煤球送千家万户，是个典型的煤黑子。这样的人来当商店主任，会否把这片店挑散了架？

他，从石头缝中钻出的劲草，满有信心地跨进了设在偏道小街上的华生商店，印进他眼险的是尘封的玻璃镜框，货架上散放着沾污的小五金，从顶棚上吊下蛛蜘蛛丝，垂柳那样飘着。看来资金不足，货品不齐。据了解共有三十多名职工，借调出去三分之二，剩下的青年职工中，还有两个犯罪分子，“不景气”的浓雾遮住了双目，看不到前途。

可是，小蔡已站在整顿、改革、开拓的起跑线上，面前仿佛耸立着一座高山，横着一条大江，如何抬腿起步呀！

劈开荆棘就是路。大刀阔斧地铲除障碍吧！可是，亲人们说：“千万别得罪人，穿小鞋上路，其苦无穷呀！”朋友们说：“那些亡命徒干的事，又不在你上任后，何必用你肩膀给人去垫炮筒，玩儿命呀！”……任何善意的劝说，友好的阻拦，都没有拦住这个犟小子，他心里只想到的是挽救更多的青年，他用斩钉截铁的声音宣布了两个犯罪分子应得的惩处。店员们震动了，在他们面前摊开了一条赏罚分明的车辙。

俗话说，女为悦己者容，他要为顾客而容。

中秋节晚上，全潮州市的店铺，都熄灯闭门，店员们都回家团聚赏月，唯独这个“华生”店里灯火通明，店员们欢歌笑语在攀上爬下地擦门窗，糊顶棚，清货架——他们决心用汗水洗刷过去，用勤劳的双手揭开新的一页。

小蔡与店员们一起搞卫生，他注意、观察、了解了店员的家庭情况，劳动态度，责任心的强弱，以及有何特长。——他发现老宋师傅，已年过五十，本可以不参加搞卫生，但他却和青年店员一样抢重活干，而且当大家依依不舍离开面目一新的店面时，他还与平时一样留到最后，检查了各个角落，收拾工具，熄灯锁门……而他的妻子在丝厂，三班倒，家务、孩子的事都落在他身上，他仍是早到店，晚回家……

小蔡还发现在农村锻炼了十年的郑林康，他默默地工作着，还为大家出谋划策“巧干”，很有组织能力……

小蔡把这些人的优点、特长全摄进自己的心里。俗话说独木难架屋，片石不成基。——要发挥每个人的所长，这些高矮肥瘦……的店员们都是他组织一支有闯劲队伍的骨干，可依靠的力量。

小蔡踏着西斜的月色回家，店容改观了。以后该如何走呢？

二

多少次顾客进店，选不到自己所需的货——因为集体商店限于在本地的三级批发站批货，批进什么卖什么，没有适时应路的热门货。有多少次顾客选到了他们的所需，问店员货物的性能及如何使用，竟一问三不知，常常顾客扔下货物走出店去。——店员无知，能责怪他们么？交电行业正在飞速发展，日新月异，而店员们求知的岁月，被十年动乱湮没了。小蔡想到自己在下乡上山“一片红”期间，哥哥远去了，勉强留下他，在煤球店当外包工，他除了知道多挑一担煤球能赚五分脚力钱外，对世界茫然无知。幸好下放干部钮主任，同他在铲煤球的劳动中教给他看报表、记账，学经营管理，大胆地让这个小知识青去当煤场分站的站长，帮助他把五个分站办成先进集体……当“反复辟”的恶浪向这个黑后代、煤黑子扑来时，钮主任象张开翅膀的母鸡卫护着他，帮助他去学驾驶……是的，要学习，要派出去学，请进来教……师资缺乏，小蔡就地挖掘——请前任主任、前任会计教，还请老师傅手把手的实践。为了这，又象炸锅那样议论纷纷，但是小蔡说：“用人所长，补己不足。”又号召店员每人订几份科技杂志，互相交换阅读，提高知识……从此在岗位上，再没有闲聊的人和时不时离岗的现象。可有一次，一个顾客来买漆刷，店员忙于看书，未及回头查看货架，就回绝了顾客。顾客走出门后半小时，又回来买，却在另一个店员手里买到了漆

刷。顾客当然有意见。小蔡即抓住这个问题，在团小组上讨论——这不仅仅是放弃一笔买卖，而是抛弃了为顾客服务的精神，失掉了支援四化建设的心。小蔡说服这个店员去向顾客道歉之后，那位买漆刷的顾客竟写信给报社表扬了华生店“知错必改”的好作风……这更促使华生店谦虚谨慎，并订立了多条严格的店规店章，使每个店员自觉遵守制度，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……改变了店风。

三

店貌店风改变了，但生意的数额并没有多少上升。有许多框框框住了他们的手脚。比如只能在本本地三级批发站进货。比如只能守在店里等候顾客上门。比如看不到广大顾客的需求，市场信息不明。……小蔡向前主任请教，主任认为“做生意全在一个做字上”。小蔡想：做，有两种解释，一般人认为为了赚钱，可以不顾信誉，弄虚作假，哄抬价格……而小蔡认为“做”字，是“活”，活就是突破旧框框，是改革，是开拓，那才有生命……

这时恰好有个农民老大爷进店，急吼吼地要买磅秤、三轮平板车……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，丰产后，农民需要有自己的磅秤，有载重的运输车……这是送上门来的“信息”，得走出去。小蔡亲自带领一个组下乡，进行调查，了解广大农民的急需，立刻登记，预订……又派才上任的业务组长郑林康到外地工厂或批发站组织货源。一下子批进三百台磅秤，由于店面只有三十米，不得不把零配件散花似的放在门前路上——那会堵塞交通，妨碍市容。他们不怕苦，不怕累，顶着绵绵细雨，拖着长途跋涉而归的身体，连夜擦洗净配件上的锈污，组装，校正合乎了标准。第二天清早，他们不取分文，分头把货送下乡，送上门，这是在潮州市商业战线上的“首创”。

在“向钱看”的气氛下，干嘛不取分文？“时间就是金钱”，能白淌汗水么？不！小蔡认为别忘了还有一句话，“效率就是生命”！这片店无处存货，租库房要花钱，来买货的人如一时半时不来领货，支出的资金积压，一时收不回来……效率产生在快速运转，要算大账地快出快进，取批发价求速转……他们就这样快节奏地做好为四化服务，用八十年代的节奏取信于顾客，取信于国家，达到高效率。

他们紧紧把握住市场信息——农村富裕了，大批量地在修建住房，

新房又趋向装自来水，他们走出三级批发站，千方百计到工厂去直接批各种型号的管子、阀门以供农村的急需。又发现许多人手中有钱，追求名牌货、高档货，他们也批进名牌自行车、摩托车、洗衣机、电冰箱，并把早已批进的老牌货及早甩出，有时还削价抛出。这就是他们经营中的“活”。又抢在节假日前，婚嫁的人多，需要装饰新房等等，召开新灯具、各式电风扇展销会等等，时刻按着市场的脉搏，变单一渠道进货为多渠道进货，组织下厂、下乡、下单位去预约订货，预约采购，预约托运。他们在经营上灵活，资金周转快速，货真价实只取批发折扣，取信于用户，使潮州市华生商店的牌子打出去，有些农村、工厂的采购员，直接来电话，说明所需的型号，汇款来订货……几年来，华生店从三十多万资金发展到一百七十多万，店面从三十多米扩展到两百米，经营品种从三百多种发展到四千多种，销售额近十万元，1983年与1978年比，给国家的税利提高了十九点三倍。他们与全国四十多个工厂、公司的批发站建立了业务联系。小蔡带着这样一支队伍，把一潭死水的小店变活了，店员们扑在各自的岗位上，突破，改革，腾飞，象条条活蹦鲜跳的鱼，迎着潮头游去。使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店，一跃为先进商店，正象一副对联写的——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。

四

人们以为在商业战线上工作的人，就是大老板。俗话说，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！要什么紧俏货物都能得到。但是，从小蔡当主任后，他就堵住这个后门。公约明文规定，所有货物必须归架入账卖给顾客，决不能批给自己亲朋，甚至店员自己，这一点小蔡本身干净，店员们也守约。

进店不久的许小静，尚无什么技能，岗位也未定，但领导叫他干什么，他都干，也干得好，先让他当营业员，后调他去做自行车修理工，他很有耐心地向老师傅学，以后又调他去当三轮车驾驶员。但他家经济很困难，母亲无职业，长期病在床上，靠许小静一人收入维持生活……如按工龄、技术等条件，他不可能得到补助。小蔡突破框框与工会商量，在福利费中提成给他补助。又如住房紧张户，尽快给调配新房，为了让家属们理解国家还穷，盈利虽多，不能全部分给店员，干事业不能靠奖金，而要靠信念；同时也为了让他们帮助子女或丈夫干事业，特地组织店员带着家属，利用节假日去春游，让他们坐上华生新买的大轿车，从潮州出

发，边沿太湖赏美景，还能了解市场信息，甚至顺便进厂订货，一直游到南京。既与家属们联络了感情，又使家属理解他们的子女或丈夫正在干一份怎样的事业——那是为支援四化建设，国家腾飞的后勤工作。并了解自己的亲人为什么不怕苦不怕累地干着，为什么要遵守那么多严格的制度，订立那么多的公约。

可是，个别上级，个别同行……向华生店投来越来越多的非议——这样一个黑后代、煤黑子办的华生店，不在本地三级批发站批货，“出格”！满街、满巷、电影院、电视里都有华生店的广告，“出奇”！不断开展销会，“无法无天”；营业额超过国营商店，“脱离集体商店经营轨道”。召开什么征求用户意见会，“不要党的领导”“不与党保持一致”，组织家属去春游更是“莫名其妙”……那突飞猛进的“数字”，遭到嫉妒；被评为“先进”，更引来了多少双瞪红了眼睛的视线。派人来查账；小蔡毫不在乎，账本会替他说话，没有一笔“花账”，没有一页营私舞弊……但是说到“不要党领导”、“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”，小蔡愤怒地挺立在党的负责人面前——请想想，多少年来，他写过无数份申请加入共产党的报告，每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时，他的眼前闪耀着入党的希望，但是，有人说他“出身不好”，需要考虑；有人说他“骄傲”，还要经过考验。现在又多了几条在经营中的罪状，甚至本单位党的负责人说：“党的门是敞开的，但是他，我把着门，决不……”为了这，小蔡伤心透了。每想到至今还不是个党员，仿佛吞下了朝天椒那样，辣得他全身冒汗，浑身发抖。他说：“党呀，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，父亲早已交待了在伪总统府供职，并是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，为了一封匿名信对父亲的指控，就变成我身上永远的包袱么？”不！他每走一步，都严格要求自己，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有哪些不与党保持一致的呢？……

最后，华生店的账本——象一泓水一样清澈，被验收为红旗单位。不久，小蔡心潮澎湃，含着热泪，带着激动，受人们对自己的鼓励，走进勇于改革、开拓前进的行列里，来到北京向团中央、向同志们汇报。

啊！人们，让我们在为祖国四化建设的跑道上竞赛吧！可千万别伸出左脚，绊倒别人，踩着别人倒下的身子登上自己的高座……

1985年3月8日

这里静悄悄

陈继光



大清早，他就进了办公楼。大楼静悄悄地，没遇见一个人。

在技术员办公室门前，他习惯性地停住了脚步，但马上意识到：走错门了。他朝前走到场长办公室，犹豫片刻，把钥匙伸进了锁孔。

房门，轻轻地打开了。他静静地站在门口，打量着房里的一切。

一切是他所十分熟悉的：那张占领着一整堵墙的林场规划图；那一对已显得陈旧的沙发式木椅；那一条放着热水瓶和茶杯的茶几；那一张做工粗糙，但又宽大实用的办公桌；还有那张补了又补的旧藤椅……

他曾这间房间的常客。

早在林场子弟学校念初中的时候，他就曾和同学们一起，在这里听老场长指着规划图，讲解过林场的远大规划；后来他从林学院毕业，到林场担任技术员，他经常在这里向老场长汇报工作，也不止一次地在这里和老场长争得面红耳赤。

可今天，却是他成为主人，第一次走进这十二平方米的空間的日子。

昨天傍晚，上级宣布了他就任这个林场的第二任场长的任命。散会以后，老场长悄悄地把他叫住了。

老头子微笑着，把一个钥匙轻轻地放在他的手里。他忐忑不安地接住了，钥匙带着老场长的体温，火烫火烫而且沉甸甸的。

“你能干得更好！”老头子的目光在亲切地闪烁着，“我当场长的时候，比你现在还小一岁呢，况且你比我有文化……”

“有文化”，这三个字扰得他一夜没睡好，他想起了第一次见到老场长时的情景。

那是二十多年前，父亲这个老实巴脚的山区农民成了林场职工，全家就搬到林场落户了。那天，他和小伙伴们在山坡上放羊，一个脸膛黝黑的叔叔来到他们身边。

“你们的爸爸妈妈都在林场工作吗？”那位叔叔问。

“是的。”小伙伴们齐声回答说。

“你几岁了？”那叔叔又抚着他的头顶问。

“九岁。”

“有没有读过书？”

“没有。我们山里人靠力气吃饭，不读书不要紧。”这是他从父亲嘴里听来的。

“那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呢？”叔叔又问。

“和爸爸一样，当林场工人……”

“志向蛮好，”那叔叔笑了笑，但旋即象是在问他，又象是在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没有文化，怎么能搞好绿化呢？”

当天晚上，他听见父亲在对母亲说：“刚才，场长在全场职工大会上宣布了，所有的职工子女，都必须上学。”

“读书？读书好是好，可学校只有区上才有，来回要走三十里山路，孩子又这么小……”母亲低声喃喃着。

“这不用担心。场长说了，场里自己办学校。”父亲好象很有气魄似地说着，转身把他拉到身旁，“你今天上午碰到场长了？他特别点名要你上学呢。”

不久，老师请来了，场里盖起一幢简易的教室，办了一所城市里所没有的复合制小学。从幼儿班直到小学六年级。当他小学快毕业时，场里又办起了完中，他成了第一批中学生中的一个。中学校长是场长兼的。他就任的第一个措施是规定初中以上的学生要开一堂林业专业课。

他现在是个大学毕业生了，可是没有老场长，他又怎么能有文化呢？

……他走进了场长办公室。这么早就来，是因为他想在这里等候老场长，把心里的话向他老人家倾诉。

想起老场长每天一早就要喝一杯浓茶的习惯，他想去打壶开水，可是一提起水壶，水壶是满满的。打开瓶塞，展开手掌试了试水温，水气滚烫滚烫地。啊，老场长早就来了。办公桌上放着一只保温杯，这是他昨天由于紧张而遗忘在会议室里的。旋开杯盖，杯里已放好了茶叶。

他轻轻地坐在那把旧藤椅上，这把椅子，老场长坐了二十五年。

五八年前，老场长原是一个区委书记。为了迎候钢铁元帅升帐，他带头挑了家里的铁锅，又动员全区的各行各业跟他上山伐木，烧炭炼

钢。可是钢没炼出来，林却毁了；第二年一场山洪，又冲垮了全区的良田。区委书记痛心地点了，他写信向上级反映毁林的害处，那知却成了一面白旗，在批判他的会上，他一声不吭地听着，最后才说了一句话：“请允许我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。”

什么错误？他没有明说；但他的实际行动却很明确：他向上级辞去了区委书记的职务，把行李家什和他两个不满四岁的孩子，放在一副箩筐里，挑着担，和老伴一起步行了五十里山路，到荒山上来办林场了。

现在，当年的一个人的林场，已发展到有二百多职工的中型企业；当年一片黄泥的荒山，已变成郁郁葱葱的森林，每年可以向国家上交几十万利润，提供几百万方的木材；而且，在这海拔一千五百米的高山上，一个崭新的小镇诞生了。商店、学校、邮局、银行、旅馆、车站……应有尽有；另外还建起了林化厂，小型水电站，家具厂，蘑菇木耳养殖场……可这时，老场长却要求辞去了职务。

这时，他忽地发现：桌子和柜子上的所有锁孔都插着钥匙，那茶几上边放着一把钥匙，钥匙下面压着一张纸条，纸条是老场长写的。

“……昨天只交给你一把钥匙，因我想整理一下办公室，现在另一把也留给你吧。

你从小在林场长大，又在林场工作了四年，林场的一切，你是了解的。至于作为一个场长，我私下的喜怒哀乐，今后再详谈。今天，电视转播塔就要落成了，所以我一早就要上山去看看。我们地处偏僻，能让全场职工和附近的社员看上电视，这是我任内的最后一个心愿。

相信你会比我干得更好。

我把二十多年来的工作日记留给你，它在写字台的抽屉里……”

老场长的字迹是歪歪斜斜的，但他却从中看到一颗正堂堂的心。

拉开抽屉，他取出了那一厚叠笔记本，信手翻开第一本的第一页，他看到注着一个日期：1960年3月3日（这是老场长任命为场长的第一天）。日期下面只写着一行字：“场长的办公室就是整个林场。”

血，涌上了他的脸庞，他跑出办公室，来到那条通向密林深处、伸往林区最高山岭的小路口，大声喊着老场长。

可是，除了几只惊飞的小鸟在树梢喳喳啼叫，他听不到回声。

啊！这里，一切都是静悄悄的……



说说团泊洼^(注)

凤子

小面包车颠簸在独流碱河的大堤上，路是那样的坑洼不平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会打盹，如同婴儿躺在摇篮里。可是，此时此刻，我一点倦意也没有。一上午在大邱庄的所见所闻，兴奋得大脑一时还安静不下来。突然一个急刹车，车上的人都不禁踉跄了一下，象是从打盹中猛然惊醒过来。其实我一双眼睛眨也未眨，全神注视着眼前这陌生而又熟悉的大堤，它还是那么荒凉。原来是一块大石头经不住这两吨多重的车子的重压，滚出了路面，车身不由得向左侧倾斜了一下。司机是位沉稳的中年人，虽然眼望到大堤有几米深，如果车身的倾斜度再多几厘米的话，后果如何，可想而知，可是，我们没有人感到丁点后怕。

这条路第一次来是一九七〇年的秋天。我们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所属的十个左右的协会，加上几个研究单位，约近千人，浩浩荡荡地走出已陷于瘫痪的首都北京城。在所谓的文艺黑线统治下，这些人被当作牛鬼蛇神押送进京，到广阔的天地里接受再教育。尽管这近千人中“牛鬼蛇神”只是一小撮，但是广大的革命群众，也是受害者，因此，在接受再教育这个意义上却是殊途同归的。

可是广大的农村要找一块适合于建立一所干校的地儿并非易事，否则为什么我们从一九六九年飒飒秋风中离开了北京城，辗转于怀来沙城和宝坻两地，经历了从秋到冬、从冬到春、从春到夏、又从夏到秋才在团泊洼定居下来呢？这其中的细节，非当时“牛鬼蛇神”的我所能知晓。犹如一出戏上演之前，先要进行彩排一样，流放生活也要进行一次预演吧，我想。到了一九七〇年的仲秋，在宝坻播种的粮食，还未成熟，也就是秋收之前，就急冲冲地来个大转移，流汗学种的庄稼也都留给当地的贫下中农老师们了，算做付学费吧。